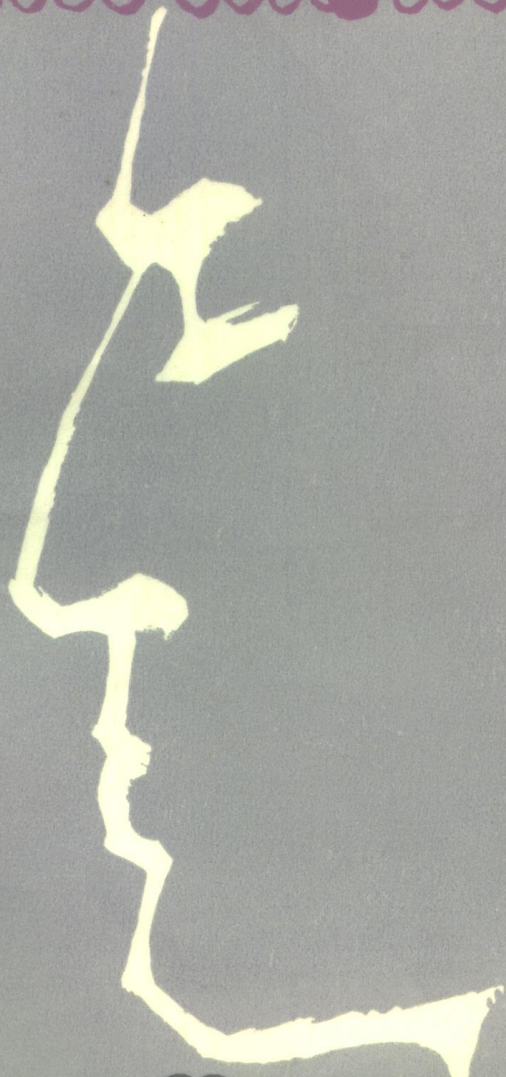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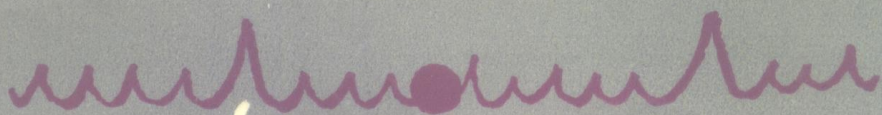


癌症与我

翁广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71580

癌症与我

翁广安 著



C010764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北京



癌症与我

翁广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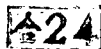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 4 $\frac{3}{8}$ · 105,800

1984年7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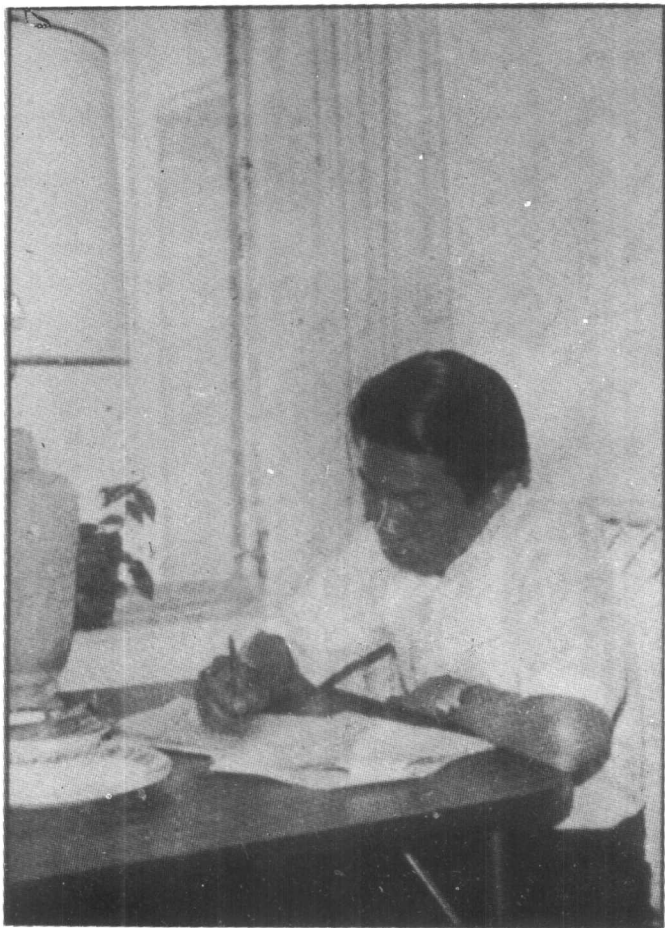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科目: 71-112 书号: 14309·1 定价: 0.92元



C0107648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作者在巴哈马宾馆中亲自誊写书中《面临死亡》一章。



与本书序言作者一九七八年五月摄于加利福尼亚州卡美尔镇

序

翁广安医师生于南洋，在台湾接受医学教育，在美国建立他的麻醉科专业医师的事业。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十月欧洲旅游之后，发现患了转移性结肠癌。他的主治医师预言他最多只能再活六个月，但是由于他强烈的求生意志、坚强的搏斗精神，他比医生所预计的多活了二年多。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二个月里，他变成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理想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在这一段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里，他超越了个人的悲剧，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在异乡的图书馆中奉献此书的创作。他把与目前人类健康的第一号公敌——癌症的搏斗的心路历程，做了最真实的记录。他创作此书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他自己或他的家人，而是希望所有看懂中文的祖国同胞，对癌症的成因及真相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期达到避免患癌症或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效果。总之，他是想以个人的悲剧，来换取别人的幸福。在未得癌症之前，翁广安同学是一位平凡的优秀医师，但是在患了癌症之后，奉献于此书的创作时，他的民胞物与的精神，使他成为不平凡的人物。每年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患了癌症，但是象他这样，忘记自身的病痛，以最真实的感情，创造了一部血泪之作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我想广安兄在图书馆中找资料，埋头苦干地写此书的心情，大概与五四时代的音乐学者王光祈在异乡德国的图书馆中，为了中国音乐的未来，而埋头创作他的《中国音乐史》的心情是一样的。

24/00/01

广安兄在台大医学院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生，待人非常忠厚。在七年同窗中，我们不算是很亲密的朋友，但却是君子之交。直到一九七六年我到长岛开业那段时间，他也刚好搬到长岛定居，才交往甚密起来。每一次老朋友相聚，仿佛医学院的青春欢乐年代又重新浮现。他是一位极重友情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搬来加州不久，广安兄嫂恰好来加州度假，我们曾同游了颇富欧洲风味的卡美尔（Carmel）小镇，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正在羡慕他的雅兴后不久，突然传来了他得了结肠癌，并已经转移到肝脏，无法手术治疗的消息，这对我们几个认识他的同学，是令人“休克”的坏消息。半年前还生龙活虎的他，想不到竟被癌症这个大撒旦看中了。经过一段痛苦、徬徨、自责与忧虑后，他终于从生命的苦难中，坚强地站立起来，并决心完成一件大事——把他与癌症战斗的心路历程忠实地记录下来。要是没有这一段生命的苦难，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有写作的才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把此书的写作当作是他奉献的目标与生活的重心。在与病魔战斗的过程中，他曾译了一本《康复的动力》，由光启出版社出版。看了此书我才惊讶地发现广安兄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行文流畅、信雅达兼顾。为了礼尚往来，我也把我大学时代的译作《二十世纪智慧人物的信念》及《罗素回忆录》送给他。他收到书后，给我来信说：他早就读过我的译作，只是不知道译者竟是他的老朋友。然后他把写作此书的计划告诉我，并且要我替他物色出版者，并为此书写序。我当然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他。于是我马上写信给素昧生平但心仪已久的，台湾医学界的理想家——《健康世界》总编辑王溢嘉医师。王医师在看过广安兄的三章原稿后，立刻决定先在《健康世界》连载一部分，然后出单行本。出版问题解决之后，广安兄写作更勤，差不多每三周，他就寄一万字左右的原稿给我。在所有的医学杂志中，我最怕去接触那本名叫

《癌》的医学杂志，但是对广安兄的这本有关“癌症”的著作，我总是以先睹为快的心情把它读完。一向铁石心肠，从来不曾因阅读伟大著作而落泪的我，每次阅读广安兄的原稿，竟破例地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不是因为可怜他的遭遇，而是被他的反抗命运的摆布所作的英勇反抗精神所感动。他这本书给我的感受，与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心情是一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广安兄的著作已达到贝多芬的境界，而是说两者都是生命面临了无以振拔的痛苦后的产物，都充满了海明威所谓“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征服”的英勇精神。我是一个经常在阅读的人，但是大部分读过的东西，差不多都忘记了，尤其是那些为了应付考试而背诵的东西。而对这类尼采所谓用“血”写成的作品，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我个人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但我至少有眼光欣赏出什么样的作品是用“血”写成之作。面对这种作品，我不但保留起来，而且有不写读后感，就对不起作者所花的心血的感触。我为广安兄写这篇序，完全是基于这种心情。

我们医生所认识的疾病，往往是教科书上对该病症状的描叙，是属于客观的科学范围。但是对病人主观的内心的感受，往往无法有深一层的了解，只有从俄国小说大师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著作中，我们才了解癫痫患者的全部心路历程。同样的，癌症对一般医生（包括未患病前的翁广安医师），是科学上的名词，看了广安兄的著作，我才了解了癌症患者的心路历程。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他无形中变成了全中国成千上万癌症受难者的代言人。贝多芬曾说：“谁能够彻底渗透我的音乐，谁便能够解脱无以振拔的痛苦。”只有受过巨大的命运创伤的人，才会谱出“命运交响曲”这类作品。当德国民族被疯狂的纳粹引上败亡之路时，德国人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得到了新生的信息，而重新建立民族的自信心。我相信广安兄这本书，也会使众多

受苦受难的癌症患者，获得从痛苦中超脱的力量。

看完了此书的原稿后，我的最大感受是，广安兄不但没有被癌症击倒，反而在生命的苦难中，逐渐地变为生活的艺术家及生命的哲学家，以及了解生命意义的人。在未生病之前，他与其他医生并没有两样，他忠于他的职业与他的家庭，是一位受人敬重的麻醉科医师，他过的是典型的独善其身的生活。在最后三十二个月中，他虽然无法从事“救人身体”的工作，但是透过此书的出版，无疑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获得了启示，而过着更健康的生活。这种意义并不下于日常医生的工作。

广安兄这本《癌症与我》，可能是目前了解癌症最好的入门书，文笔流畅通顺，使您不觉得是在看一本科学著作。而且笔锋带感情，处处流露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不时提醒读者，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应该定期检查身体，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癌症并不是绝症。希望透过广安兄此书的出版，有助于一般读者，对癌症有正确的认识，并从而养成定期做预防癌症的健康检查，以期达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效果。如果他的这个理想能够实现的话，即使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但是他的精神犹存，仍然在为人们做预防医学的工作。

林 衡 哲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病史·····	1
第二章 癌的魔力·····	8
第三章 我患癌症后的心路历程·····	17
第四章 寻找癌的成因·····	25
第五章 情感与癌症·····	45
第六章 检讨与反省·····	59
第七章 治癌之我见·····	68
第八章 我的心智重建·····	84
第九章 饮食与运动·····	104
第十章 面临死亡·····	111
第十一章 家人的支援·····	121
后记·····	129
校勘小志·····	133

第一章 我的病史

一九七八年十月初，我与妻子小勃去欧陆走一趟。在威尼斯时，我拉了几次肚子，当时我并不介意，以为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喝了威尼斯不干净的水，或是游了“安特勒”(Gondala 威尼斯运河中的平底轻舟)后的心理作用。

游罢归来后第四天早晨，我发现大便上有鲜红的血。这是我近五年来第一次看到大便上有血渍。我以为可能是外痔疮，被硬便块擦破的缘故。以后接连三天，同样地大便的表面都染有血渍。仔细观察，发现血渍混合有鼻涕似的粘液。我第一个临床的印象是我在威尼斯时得了“阿米巴痢疾”，于是我立刻把大便标本送到医院的检验室，检查与培养“阿米巴”。我共送四次大便标本，检查与培养的结果，都没有发现“阿米巴”。

十一月八日，我去做直肠镜与大肠X光检查，两者都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现象，而我也放心不少。次晨，排出相当多的鲜血。我想，肠壁上可能有小血管瘤。十三日，我请一位肠胃科的医师，为我作全大肠镜检查，检查以前，我彻底地清洗了大肠。

大肠镜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大肠发炎的现象，没有息肉，没有小血管瘤，没有内痔疮。不过在下行大肠，离脾脏弯曲处约十公分左右，发现一个肿瘤，约大姆指头那么大，表面呈出血状，与大肠接合部分很宽，从肿瘤摘下一小标本，送去做病理检查。肠胃科夏皮罗(Shapiro)医师认为可能是“腺样息肉”，我也认为自己这么年轻，不致于患大肠癌吧！

十五日中午，夏皮罗医师拿了病理检查报告出来告诉我，

那是分化很好的大肠癌，他并说我很幸运，在症状出现后只三个星期，就侦查出大肠癌，而癌本身还那么小，一定还“监禁”在肠壁内，不致于扩散、蔓延和转移到他处；开刀后的治愈率是百分之百。不错，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原则之下，早期的大肠癌，外科手术治疗成功率非常高。

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假如自己不是学医的，对大便的异常现象不警惕的话，可能不会发现得那么早。等到癌块长大堵塞了肠道，腹部绞痛，癌细胞转移……这些后果真不堪设想。

既然已证实为大肠癌，越早动手术越好，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入院，准备做大肠切除手术。因为大肠清洗与消毒需要花上两天的工夫，于是在十七日由我的好友科格尼（Fogler）医师动手术。在开刀后，他认为大肠癌会是多发性的，假如现在又把长癌的左边大肠切除，很可能过些时候或多年以后，癌从剩余的大肠长出来。为了斩草除根与杜绝后患起见，他建议做全大肠切除。我对他说：“你认为对我最有益的治疗手术，你就进行吧！”

当他打开我的腹腔时，探手到肝脏上一摸，不禁脸色一沉说：“my lord!（我的天！）”。他发现肝脏右叶上至少有三个转移癌块。其中有一个有大鸡蛋一般粗，非常靠近门脉入口处。同时，他发现下行大肠附近的淋巴腺都已肿大，腹膜上有几个小癌粒。事后，病理检查都证实它们有癌细胞的存在。他鉴于大肠癌已入侵肝脏，做全大肠切除，已失去它的意义，于是只切除了我的左边大肠，以防来日癌块增大后，堵塞住大肠和癌块大量出血。他预断我最多只能活上六个月。

开刀以后，我复元很快，十二天后，就出院回家。这时我的心情很坏，非常消沉与沮丧，胃口不佳，体重直线下降，常感到精疲力尽。我觉得癌细胞已击败了我往日生龙活虎般的身

体，这样下去，我连六个月都活不到。

在我住院期间，我的许多同事到处替我打听，哪儿用化学药品治疗肝脏上大肠的转移癌的效果最好。最后，他们找到纽约市西奈山医院的布鲁克纳(Bruckner)医师。于是十二月十日，我第一次去找他做化学药物治疗。他要我住院治疗，其方法如下：

① 每八小时给我700毫克的氟脲嘧啶(5Fu)放在800毫升，5%的葡萄糖水内，由静脉点滴，为期五天到六天。

② 六羟甲基三聚氰胺100毫克，每天服三次，为期二个星期。

③ 住院的第三天，注射一剂15毫克的有丝分裂菌素。

治疗到第三天，食欲全无，连看到以往最喜好的龙虾，也要恶心。每天早上勉强自己吃粒半生熟的蛋，以后只喝牛奶、豆浆与啃些白面包过日子。还好，我不曾呕吐。第五天，脸上与手臂开始出疹子，肛门开始痛，全身皮肤呈褐色。第六天早上出院，口腔粘膜与肛门附近开始溃疡；饮食、吞口水、说话与大便都疼痛得很。我吞些豆浆、牛奶与米汤度日。睡觉时，做千奇百怪的梦，睡得不好，心情浮躁，坐立不安。口水特粘，由嘴角流下来，拉成一条带状。第十天，口腔粘膜与肛门附近溃疡开始消小。到了第十一天，开始痊愈。第十二天，胃口恢复，我可以大快朵颐，以前减轻的体重很快就补回来。

从第七天到第二十天，这段时间内，白血球与血小板降得很低，容易引起感染与出血不止。第一次治疗后第十四天，恰逢圣诞节，我与家人去教堂。教堂人多兼外面气温低，当天晚上，我就发高烧与咳嗽，下床来，就觉得一阵眩晕。自己用听诊器听听肺部，发现有罗音。检查白血球只有2,400，嗜中性白血球只有20%，血小板只有24,000。当时，我知道自己有支气管炎肺炎，注射大量的氨基苄青霉素。同时，我非常注意任何出血的现象。我不敢刮胡子，尽量小心不让自己身子撞到硬东西。

三天以后，发烧才消退。此后，接受治疗后的二个星期，我都非常小心谨慎，把自己隔离，一直等到我的白血球上升到3,000，才出去跟他人打交道。我一直就没有再感染的现象，连伤风感冒都没有染上。

接受治疗后的第三周与第四周，我的体力可以说完全恢复，抵抗力也逐渐增强。在这二个星期，我可以过很惬意的正常日子。但第五周又是住院接受治疗，受苦受难的日子。我常常自嘲地说：“我有一半的日子在地狱中过着，有一半的日子在天堂中过着，我的神待我不薄呀！”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〇年二月，我前后做了十二次治疗，每次治疗的过程，副作用与复元都与第一次差不多。接受第三次治疗后，肝脏的X光扫描检查显示肝脏的癌块缩小了许多，CEA(癌胚抗原)正常。这时，开始脱落毛发。接受六次治疗后，肝脏的X光扫描癌块又缩小了许多，CEA正常。这时，头发几乎落光，我买顶帽子戴上。布鲁克纳医师说，再给我六次治疗，可以彻底地消灭癌细胞，当时我的信心倍增，计划许多在治愈后所要做的事。等到做完十二次治疗，肝脏的X光扫描显示癌块比没有接受治疗增大一倍有余，CEA由正常的2.5增到75。为什么癌细胞会增加那么快呢？布鲁克纳医师认为癌细胞对某种抗癌化学药物就象细菌对某种抗生素一般，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对于此药产生适应力与抵抗力。适者生存，它们自然生存繁衍下去。

二月中旬以后，我开始接受另外一种化学药物治疗法。每个星期四，我到医院的门诊部接受注射250毫克的氨甲喋呤和650毫克的氟脲嘧啶。氨甲喋呤在十五分钟内由静脉慢慢注入，经过九十分钟后，再注射氟脲嘧啶，二十四小时后，每六小时口服25毫克的甲酰四氢叶酸钙，共服四次。

接受氟脲嘧啶和治疗后，立刻感到全身乏力，肌肉酸痛，

好象每条肌肉被人鞭打过似的；对食物的味道感受大大地改变，我会把咸的误为酸的，把酸的误为辣的或咸的；口干眼涩、痰浓而粘、精神恍惚、夜有恶梦。服完解药甲酰四氢叶酸钙以后，这些副作用就会消除，于是第三天就恢复正常。氟脲嘧啶和氨甲喋呤会使白血球与血小板下降，所以在治疗以前，先抽血检查白血球与血小板，假如它们太低，就停止治疗一次，布鲁克纳医师称之为“假期”。但是我从未有过假期。每个月做一次肝脏X光扫描与CEA检查，由三月到六月，共做四次，都显示维持原状，没有恶化。这表示氟脲嘧啶与氨甲喋呤暂时可抑制癌细胞的繁衍，但是不能将它歼灭。我感到身体中埋有一颗定时炸弹，七月没有做任何检查，到八月底再做肝脏X光扫描检查，发现癌块比二月时，至少又增加了一倍，似乎占据整个右叶的肝脏，CEA也增高到175。其实，在八月中旬，我在右肋骨的下沿已摸到肝脏上的硬块，增大的速度很惊人。

九月初，布鲁克纳医师认为传统性的化学药物治疗似乎无效，此后的治疗方针有二：

① 请外科医师动手术，切除肝脏的癌块。鉴于癌块已长得很庞大，似乎占据整个肝脏的右叶。这么大的癌块很可能已入侵肝脏的右叶，并扩散到其他器官诸如肺部、脑部、骨头……第一次开刀时，已发现癌细胞入侵附近的淋巴腺及腹膜，如今整个腹腔很可能已长满癌细胞，冻结成一团。切除肝脏上的癌块的可能性，似乎很渺茫，近乎是不可能的事。

② 请X光科医师由腋下或腹股沟处放导管到肝脏动脉，以后再由此导管直接注射抗癌药物到癌块上。与布鲁克纳商讨的结果，决定先放导管到肝动脉。这样，一面可以注射化学药品，一面可以进行详细彻底的检查，以判断可否动手术。

九月七日，我住进西奈山医院。十日由美蒂(Mitty)医师放导管，可是他只能将导管放到腹腔大血管，无法进入肝动脉，

他做了腹腔血管造影，证实癌块几乎占据了整个肝脏的右叶，似乎还没有牵连到左叶。十一日，他花四个小时，无法将导管放到肝动脉，他认为我的肝动脉长得不寻常。

从腋下和腹股沟处放导管失败以后，只有走外科途径，打开腹腔，直接把导管放入肝动脉。剖开腹腔时，可以评估癌蔓延的程度，以决定可否进行切除手术。于是做各种检查，如各器官的电脑肌层扫描摄影、超声波、肝脏机能、肺部机能、骨扫描摄影……检查结果，发现癌块似乎只限于右叶肝脏，没有远处转移的现象。

当时，我与许多好友同事商讨结果，由西奈山医院转到S. K. 纪念医院，由做肝胰脏手术驰名的霍特纳(Fortner)医师来开刀。十五日下午，我去看了霍特纳医师，他看了各项检查报告后做结论说：“剖开腹腔看看，我认为可以切除时，就做切除手术。不然的话，就放一条导管，外加脾脏摘除手术。”他说得轻轻松松，大概是一种职业性的麻痹感。他第二天刚好要去欧洲游历讲学二个星期，要到十月初方能安排到为我动手术。当时我焦急得很，因为那么大的癌块留在腹腔里多一天，它扩散蔓延转移的机会就多一天。但是我不能在此地找到在肝脏手术方面比霍特纳医师更高明更有经验的外科医师，我只好焦急地等待着，忍耐地等待着。

终于在十月七日动手术。霍特纳医师在我的腹腔里切取二十来个淋巴腺，送到病理室做冷冻切片检查，其结果是全无癌细胞的存在。他非常高兴地决定做大手术，切除了右叶肝脏、胆囊、上行大肠及以前剩下的横大肠部分，前后花了七个小时。

事后病理报告，肝脏上的转移性大肠癌是一个单独的、庞大的肿瘤，约一公斤重，状如菜花，其四周有一层完整的肝脏被囊。没有发现癌细胞入侵周围的组织或器官，包括所有切除的淋巴腺在内。当时，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简直是奇迹。

手术后的复元非常顺利，没有任何合并症。第八天开始吃固体食物，我不禁高兴得几乎掉下眼泪。当天做肝脏的电脑断层描扫摄影，显示右叶开始在再生之中。二十一日，出院回家。在医院被囚禁了三个星期，走出医院大门，重见外头的阳光，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自由有如阳光，当它失去时，觉得格外可贵。

出院以后，每星期做一次肝脏的电脑断层扫描摄影，发现肝脏再生得很快，到十二月初已长回原来肝脏的80%，CEA在手术以后都在2.5以下。这时布鲁克纳医师认为我的肝脏已经再生得差不多，可以做预防性的化学药物治疗。十二月十一日开始接受氨甲喋呤和氟脲嘧啶的治疗，每星期一次，预计做六个月到十二个月。

我与癌细胞搏斗，备受痛楚，深深地体会到痛的滋味。以往在我行医的生涯里，接触到不少病人的痛，我只能以医学书本上的描述去体会。有些病人，因一点我认为是芝麻小事而哇哇叫痛，我深觉他们是在装腔作势，小题大作，以引起注意与同情。现在我很了解临床上的痛，有“人痛己痛”之感，使我对他人的痛更能关心，更能忍耐，更能了解……